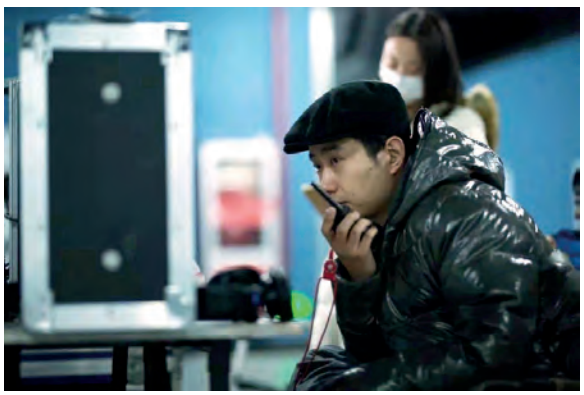
友把一个教改项目的名字定了下来：“视听实务工作坊”。

武贝是复旦新闻学院的校友，本硕在这里念了整整 7 年，毕业后一直扎在电影圈拍故事片。母院找到他合作这个工作坊，初衷很现实：传统媒体的节目缩减，影视行业大浪淘沙，学生的专业实习变得被动。很多新闻系学生在校期间拍的作业，无非是发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，除了任课老师打个分，根本流不到真实社会中去。

学院希望探索产学研一体的可能，武贝想到了纪录片——它容许学生阶段性的参与，也更适合长周期的田野观察——拍摄对象很快圈定在留学生身上。2019 年前后，复旦的在读学历留学生一度达到 7000 余人，为全国之最。在校内拍摄留学生群体，宿舍、食堂、教室构成了天然的现场，学生课间推开门就能创作。

就这样，武贝第一次成为纪录电影导演。拟定教案之后，选角成了第一道难关。没有演员副导演，复旦大学国际学生宿舍所在的北区食堂，就成了剧组最初的据点。他们在食堂餐桌和自动扶梯旁守候，连续蹲守了两个星期。

克罗地亚青年菲利普就是这样被“撞”上的。一天中午，他正从食堂电梯缓缓下行，穿着随便，眼神里却透着一股四处打量的野心。武贝在不远处一眼瞥见，心说：就是他了。



上图：导演武贝。

在武贝眼里，菲利普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老老实实念书的留学生，他更像一个“油腔滑调的冒险家”，精明，能说会道，身上带着一股随时准备扎进商业浪潮里的生猛。他一心想进入上海的金融圈，甚至直言不讳地指着陆家嘴的摩天大楼，说那里将来一定会有一间自己的办公室。

《明月照他乡》中的六个核心人物，如此这般，被导演和学生们一个个从复旦人海里“打捞”了出来：来自美国的柯纳，30 岁辞掉本土体面的房地产工作，跑到复旦医学院从大一重新读起；俄罗斯青年金蕴龙，带着怀孕的妻子在上海谋求立足；津巴布韦的帕斯卡，背负着整个家族的期待，想学成回去，成为当地第一个主治肝癌的医生；泰国华裔释鹏达，试图通过宗教学研究解开十年未与父母好好沟通的家庭心结；意大利姑娘李曼，在象牙塔与真实社会的撞击中重新审视自己……

“我们不是在找完人，也不想找传统意义上的优秀学生代表。”武贝说，“来中国留学，有人是为了逃避过去的失败，有人为了赚大钱，有人为了寻求家庭和解，也有人单纯就是为了换一种活法。我想找各种各样、抱着不同目的来中国求学的人。”

人在他乡

如果在上海的街头，随机拦下一个外国留学生，问他为什么来中国，社交媒体的算法大概率会给你推送一堆诸如“因为安全、因为火锅好吃、因为我爱中国文化”的标准答案。

但在《明月照他乡》的真实素材里，他乡生活并不像短视频里那么轻盈有趣。俄罗斯青年金蕴龙自幼随做生意的父母来到中国，大半个童年和青春期都在北方度过，他的中文说得很好，他的梦想也很具体——穿上白大褂，在中国成为一名执业医生。

然而现实并不讲究情怀。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对于母语非中文的人来说是一道难题——大量的专业病理学术语、复杂的药理机制……考试成绩揭晓的那天，镜头默默地立在金蕴龙旁边：差了三分。

仅差三分，梦想的大门砰然关闭。